

十駕齋新錄

十駕齋新錄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嘉定錢大昕

道

中庸言道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于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道不外乎五倫也唯道不外乎五倫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不虛行有天地而後有天地之道有聖人而後有聖人之道學聖人者爲君子之道反是則小人之道非吾所爲道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有索之虛无以爲道者哉唯老氏五千言始尊道于天地之上

其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人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求道於窈冥恍惚不可名象之中
與孔孟之言道枘鑿不相入矣

張無垢曰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亾國
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勲業也

韓康伯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其注太
極云夫有必生于无故太極生兩儀也正義申之云太極謂
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卽是太初太一也老子云道
生一卽此太極也混混旣分卽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卽
老子云一生二也晉人以老莊說易後儒知其非而終不脫

此窠臼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五倫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
故其性無不善堯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欲其自別于禽
獸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也此之謂良知良能此之謂性善釋氏棄其父母昆
弟而不知養雖日談心性何益之本也春林曰土思曰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帝王之忠恕也躬
自厚而薄責于人聖賢之忠恕也離恕而言仁則爲煦煦之

忠恕

仁舍忠而言信則爲硜硜之信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是忠爲仁禮之本也春秋傳曰上思利民
忠也論語曰言思忠又曰主忠信子張問政則曰行之以忠
子貢問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
謀而不忠乎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舍忠而能行者後人
但以忠爲臣道又以捐軀徇國者爲忠而忠之義隘矣

言動

衣冠申動作慎不苟訾不苟笑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儒者之

事也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出法
言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終以亾身王安石囚首喪面
而談詩書亦足以禍國

謙讓

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恭敬
之心禮也恭敬辭讓本非兩事舍讓而言敬則空虛無所著
雖日言敬而去禮愈遠矣禮者自卑而尊人人與己相接而
不知退讓則橫逆及之矣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孔子至聖賢於堯舜而自言竊比老彭謙之至讓之至也
有禮者敬人敬人而人恆敬之舍謙讓何以哉

義利

古之士無恆產而有恆心今之士卽有恆產猶不能保其有恆心也況無恆產乎臨財苟得臨難苟免好利而不好名雖在庠序其志趣與市井胥徒何以異哉

王伯厚云尙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廉恥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此言出於管子而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卽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孔

子論成人則取公綽之不欲論士則云行已有恥廉恥與禮義本同一源而必別而言之者以行事驗之而決其有不同也知禮則不妄動知義則不妄交知廉則不妄取知恥則不妄爲古人尙實事而不尙空言故覘國者以四維爲先人有士田女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觀二雅之所刺知管子之言必有中矣

宋鄧綰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綰雖無恥猶知人笑罵也章惇召入相人問當國何先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小人無忌憚曾綰之不若矣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義府小人固不足責馬劉貞觀名臣乃亦有比匪之傷乎

儉

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不嗇于己謂之吝嗇于人

并嗇于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愛與吝小人之事也晏子

春秋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譚子化書

李元衡儉說云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

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

儉而安性

止謗莫如自修王文舒之言也何以止謗曰無辨文中子之言也謗之無實者付之勿辨可矣謗之有因者非自修弗能

過者聖賢所不能無也自以爲無過而過乃大矣自以爲有過而過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言大過而不言小過是聖人猶未敢言小過之必無也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能不貳過而入聖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聖賢之學教人改過遷善而已矣後之

君子高語性天而恥言改過有過且不自知與聖賢克己之功遠矣

易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君子改過以全其名小人文過以益其恥自賈矣陸宣公上疏言聖賢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陛下若納諫不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重人不重位

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

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俟間人不謂問位

公慙卿卿慙長子孫雖達士論不可欺也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弟兄殊趣物議不少貶也謝何皆希高隱謝出何不出而何優于謝矣元白均稱才子元相白不相而元劣于白矣

語錄

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磨西來自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曰眾而語錄興焉支離鄙俚之言奉爲鴻寶併佛所說之經典亦束之高閣矣甚者訶佛罵祖略無忌憚而世之言佛者反尊尙之以爲勝於

教律僧甚矣人之好怪也

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名

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於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名也孟子云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

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趙岐注好名之人章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伯夷季札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龍羹之類是也朱文公不用趙注乃取蘇子瞻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瓦缶爲說恐非孟子本旨上云好名之人下云苟非其人則其人卽好名之人無疑矣且自古斷無能讓千乘之國而猶變色於簞豆者稽之於古旣無其人度之於情恐無其事陳義雖高不如古注之似淺而實當也

明聖人之難矣

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也

荀卿儒家乃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斯言過矣儒而未醇未免雜以老莊之旨

范文正公曰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鼂氏客語云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薛季宣上孝宗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陳埴言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魏子翁奏議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拒
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
顧寧人曰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
人以義爲利而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
滂之俗

功過相除

鄭康成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

見詩
氓箋

正義云士有大功

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

公羊傳云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責之雖備而
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臧武要君